



尚 榮 南京大學副教授

哲 學博士，現任教於南京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兼任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雕塑院青年創作中心特聘雕塑家、理論家，任江蘇省雕塑家協會秘書長。

主要研究領域為佛教造像、佛教書法，兼涉當代雕塑的理論批評與實踐創作。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評論報導六十餘篇，目前獨立承擔教育部青年項目《漢傳佛教與書法》及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柬埔寨吳哥雕刻研究》，並參與《南京佛教通史》、《中國佛教藝術簡史》專案。

我對星雲大師書法藝術的再認識

很榮幸今年六月應邀參加了「首屆人間佛教座談會」，今天又參加第二屆座談會，如此，使我研究和關注的方面以及學術思考得以推進、延續並進一步深入。

一直以來我對佛光山的藝文弘化事業以及星雲大師的藝文觀和藝文創作非常關注，有志於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並發表研究心得。

我們都知道，文學藝術，尤其是詩歌、書法、繪畫、雕塑、戲曲等，對宗教的傳播，功莫大焉，他以大眾喜聞樂見、賞心悅目的形式美好的傳遞著宗教的精神和理念，又是那麼的可感可觸、富於表現力，佛教尤其重視並擅於運用文學藝術的形式來弘傳教理教義，也就是《法華經》中所說的方便善巧，從而也衍生了豐厚的佛教藝術遺存，蔚為大觀。

在這一研究背景下，加之自身興趣的原因，我選擇了星雲大師的書法藝術，尤其是「一筆字」書法藝術進行了關注。自覺因緣殊勝，內心歡喜。

上次座談會上我提出了僧人書法的傳統。比如六朝時開啓的高僧清談、善書以及抄經，乃至抄經成為信仰和專業，出現「寫經生」和「寫經體」現象，在佛教史和書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及至隋唐，獨立書家出現，如懷素、智永等書僧的獨立出現，其影響牢籠百代；元明清時禪意書風的多元開展，及至民國，弘一、太虛等超然清起，復興佛教藝文……我計畫將星雲大師的書法納入到這中國僧人書法譜系中來研究，以認識和評判其價值、意義和功用，或者說是在書法史、文化史上的歷史地位，故而我開始關注近代太虛、弘一、趙樸初、

若山、星雲大師的藝文觀和書法創作，關注近現代高僧的書法藝術，但今天我認為，這一研究視域，對於星雲大師及其人間佛教的研究是不能含納和輻蓋的。

如何將星雲大師書法藝術和人間佛教的精神相聯繫，我一直在找突破口。

上次座談會我認為星雲大師的書法對應人間佛教的四要素：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首先，星雲大師的書法創作內容，確實符合「佛說的」，皆是佛經法語，而且抄寫佛經法語，歷來都是功德和修行，這是值得推廣和實踐的，星雲大師在這件事的修行上是數十年如一日，樂此不疲，樂在其中！由於身體的原因，禍福相轉，更獨創性的成就出「星雲一筆字」，世所矚目。

「人要的」，我的理解是星雲大師的書寫內容，往往是與時俱進，變通圓融的，無論是家國社會、國際交流，大師所題寫或者開示的，都顯示出老人家的智慧和高度、胸襟和祈願；還是為接引大眾，令人心生歡喜所題寫的「有你真好」、「三好家庭」等，都充斥著人本關懷、人性溫暖！再比如每年的與生肖對應的「威德福海」、「巧智慧心」、「龍天護佑」，「駿程萬里」，「三陽和諧」，皆對應傳統文化，體現了星雲大師給大眾的正心、正信、正念、正能量！賴永海先生在剛才指導性發言中所提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智慧性」，我想，在看待大師書法藝術與人間佛教踐行這一相互關聯上，以書法利益家國、結緣大眾正體現了

星雲大師的智慧性。

還有「淨化的」，星雲大師說自己「字不好看，人老了也不好看，給人看什麼，看我的心，心看不到，看我的字，字是用心寫的。」一語中的，這是淨化的佛教藝術，淨化的書法藝術，淨化的佛教精神，淨化的人心人性。

最後「善美的」，對於星雲大師的書法藝術本體，不乏諸多評價，如「無筆無鋒，氣韻流暢，法爾自然，適眼合心，神采生動……。」這也是我原先探索和著力的所在，即通過與歷史上某家某派的書法審美比較中，對字的構架、筆墨進行觀照，但目前我要摒棄和超越這一研究模式，在來到佛光山開會的這幾天，和《人間福報》的金蜀卿社長、妙光法師、永芸法師等的交流交談中，感覺到星雲大師書法藝術的研究方向是在現實生活中探尋，所謂「劈柴擔水，無非妙道。」正是要著眼當下，才能把握星雲大師書法藝術與人間佛教精神的關聯。賴永海先生提到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另一個特性——超越性，即人間佛教智慧性、超越性正在其生活化、人間化中。正如馮友蘭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正是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特性所在。

在佛光山，我聽到法師們講很多星雲大師書法創作的趣聞軼事，佛光山的每位法師，每位佛光人都是我研究的資糧，與會的邱永輝教授還果斷的建議我，對大師的書法研究應該包括書法創作的影像收集和思考，這些都是對這一領域研究的拓展和推進。

星雲大師每天清晨寫五十多幅字，鋪滿一地，法師或者部門的同仁向他彙報，大師一邊聽取彙報一邊書寫，運行無礙，反而報告事情的人會忘記了報告的任務而被大師的書寫所深深吸引，這時反而是大師會提醒道：「你繼續說」，觀者才又回到工作中來。可見，藝術的教化，書法的接引就在每天的行住坐臥之中，在每天的舉手投足之間。由此，我認為研究星雲大師創作書法的狀態很重要，大師以書接人的隨機應用，智慧方便的每個故事，每個案例都很重要！星雲大師的書法藝術創作與研究，及其與人間佛教的內在關聯之探討，就在活生生的現實和當下之中如實呈現。

此次發言，我對上次所提及的大師書法藝術與人間佛教四要素的對應進行了補充和闡述，即「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在星雲大師書法創造活動中是如何體現的，但更大的開啓和獲益是找到了大師書法從更高層面與人間化、生活化、智慧化、超越性相對應的研究路徑和向度。我將繼續在這一領域深入下去，向諸位師長同仁報告，向佛光山、向人間佛教研究院報告。



儘管外在的花花世界是虛虛假假、爭權奪名，
只要我們內心的世界無風無浪、無花亦無香，
自然會有韓愈所說

「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的知足與自在。

——
《迷悟之間》